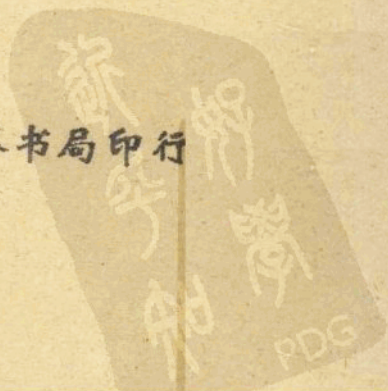


獅城散記

魯白野 著

星洲世界書局印行



序

深夜閉門聽雨，不如挑燈夜讀著書，或是撐起了一把破舊的傘，到隔壁的馬來老人家中，聽他誠懇地向我傾訴他的冗長的夜話。

我還記得那些在印尼大地上流浪的日子，聽到了我是從海的彼岸渡過來的野孩子，他們很親切很熱情地緊握住我的手，這是因為他們曾經聽過了不少故事，說十二年前日寇的魔手擒住了這獅子的島，污了牠底堅貞的時候，這裏的忠誠的人民曾爲了反抗鬼子擎起了槍向他們射擊。聽了這一些隔着海岸的聲音，他們感動而淌出了熱淚來，把我擁抱得緊緊地，緊緊地。星加坡，到底是一個英雄的城啊！而善良的人民在捍衛它便會流了鮮紅的血來堵住法西斯強盜的侵入，正如百年來流了寶貴的血汗從荒漠中築起這城市一樣。

於是，印人常以羨慕的眼光看着我，一個從星加坡來的野孩子。我，就曾爲了這段史略而驕傲過！

從一個荒蕪了的小島，在一百多年間，我們的祖宗是如何恩愛地開墾島上的處女地。在今天

、地方是繁榮極了、人口也突破了百萬大關，其中有八十巴仙就是華僑。是他們用巨大的有力的手，在沿海岸的兩邊捏成了一行一行的黑巷，一排一排的鴿子屋。是他們在披星戴月，刻苦經營，獅子島上繁榮之花才能够發芽茁壯。這樣，我以虔誠的心情在告訴自己，讓我在這靜靜底夜中掙起筆桿來吧。讓我小心翼翼地把老人的一晚舊話記下來，儘管是記在一面菲薄的蕉葉上也好，總不會被雨季中的椰風吹掉了。

魯迅野

一九五三、一、二十二。



十九世紀華人南來所乘木船。

目錄

序.....	一
十九世紀的星洲華僑.....	一
陳澤生這個人.....	一
吾僑怪傑胡亞基.....	一
太平天國之民變.....	一
和平老人林文慶.....	一
峇峇社會.....	一
華僑的廟.....	一
星洲的私會黨.....	一
美蘭的噴水池.....	一
× × ×	一
萊佛士登陸情景.....	四〇
萊佛士與華僑.....	四三
萊佛士智取星洲.....	四六
英人取星之幾個條約.....	四九

十九世紀的星洲華僑

人家說，無華僑便無馬來亞。我說，無華僑便無星嘉坡。人家說，華僑是（中國）革命之母。我說，華僑是星嘉坡之母。

我這樣的說法，是以華僑在星洲人口總數中佔最大百分率的事實作根據的。無可否認的，要建立一個新的都市，人口是最重要的因素。沒有人，就沒有都市，這是天經地義。儘管一個小市鎮具有着天時地利的優良條件，但是，沒有更多的居民，就絕對不可能長大成爲一個像星嘉坡那麼人口衆多，世界馳名的現代都市。

十九世紀的星洲，已曾經有中國人當市長了。

當葉佛士還未發現星洲，當星嘉坡還是淡馬錫的時候（十四世紀），很多中國人已經到星拓殖了。一八一九年，萊氏到星，聽天猛公說華僑人數約有卅名。這個數目顯然是不準確的，但華僑比萊氏先一步到星居住，確有其人。這是我從海峽殖民地政府舊檔案抄來的記錄，以證實此點。

(甲)一八二二年十二月廿三日，駐官法古哈致萊氏祕書赫爾少尉報告書謂：「王家山北面的第一座小山是實利己山。當我在籌劃開闢這地方的時候，我發現這一部份的西南是一個華人的甘密園。」

「從王家山的西面一直伸展到大元帥府的曠地，都是未開發的，但是，在此處的東北面倒有一個華人的甘密園。這甘密園是在我們未來星洲便已開拓了的。」

(乙)一八二二年十二月廿八日法古哈致赫爾報告書：「天猛公會把若干地撥給華人及馬來人作種植的園坵。這類園地計有廿份，都是英國人來此駐紮之前撥給的。」

註一：上二則出自「三州府記錄」卷上之十一。

二：大元帥府後為開僑陳金聲所購，自建房屋居住。

(丙)據土地局土地買賣簿冊載，一八二二年五月十日，柏爾上尉向陳韻雅及陳阿魯購買兩個甘密園。前者之園地在實淡卜山之西面，後者則位在實淡卜山之西南面。這兩個甘密園都是在英人未來之前便已開墾了的。同年五月十三日，柏爾上尉又向潮僑王端購買兩甘密園，園在實淡卜山之東南面，也是在英人未來之前開墾的。

註：此則出自三州府記錄卷上之六。

一八一九年六月十一日，萊佛士給摯友宋默塞公爵夫人信云：「我的殖民地很迅速地在成長。我們來此不過四閱月，人口已增至五千強，主要的成份是華人，且他們（指華僑）的數目每日在繼續增加。」一八二〇年八月，萊佛士在他的信簡中又這樣說：「這裏的人口已增至一萬和一萬二千人之間。華僑還是佔多數。」萊佛士充分知道人口和都市的微妙關係，他是一位很公正的，有遠大眼光的政治家。他知道星洲在初萌芽的當年，不但很需要華僑的培植，將來星洲的前途也是繫在華僑身上，因此他在他的訓令中屢屢指令優待華僑，給華僑在星享有一個合法的前又是平等的地位，舉凡政治上、商業上，或是教育上的華僑權利，都由政府小心翼翼地保護着。以後華僑地位會被尊重，我們是應該特別感激萊佛士的。

星洲開埠的消息，很快就傳遍了東南亞各地，尤其是萊氏把星洲宣佈為自由港，實行貿易自由，門戶洞開之消息，使各地商人都爭先恐後地集中到這獅子城來。但是，這時星洲蘇丹還保有多少特權，比方船隻入港，還須向蘇丹進貢禮物，雖英人亦不能免。一八二一年，第一艘中國帆船從廈門抵星，却不肯餽送禮物，堅持要實行萊佛士的「自由港」的諾言，蘇丹乃下令扣留船長及其手下，市上商民聞訊大嘩，齊向法官哈請願，要求取消苛例及無條件釋放船員。法官哈並沒有同情商人，他們只好轉向萊佛士呼籲，此例方得取消。由於華商的態度堅強，星洲終於成為一

個名符其實的自由港。

一八二二年十月，萊佛士國王組織首屆的市政會，由七名市委組成，其中有歐人三名及華僑一名。市政會的工作，在於劃分各籍市民的居留區域，及籌辦其他市政事宜。這是星洲華僑參政的先聲，以後的星洲市政，立委會議，司法機關，都有華僑的參加，且居相當重要地位。去年僑領陳振傳先生代替坡督担任立委會主席，是我僑參政的一個很重要的進步，但這不是破天荒的第一遭，在一八七五年正月十一日，僑賢陳成保也曾担任過市委會主席。這就是說，在十九世紀的星洲，已曾經有中國人當市長了。

一八二三年萊佛士國王籌劃開設學院，特邀請當時唯一的中國通英人馬禮遜博士從澳門到星教授中文。萊氏諭令當地政府應該重視華文教育，並給予與英文教育平等的發展機會。萊氏此舉奠定了以後華僑教學自由的基礎。

一八三七年二月廿日，星洲西商會宣告成立，其第一屆常務委員會計有常務十一名，其中華僑竟有兩位，爲蘇源泉及徐金源兩人。歐洲人不但沒有藐視華僑商人，還要邀請他們參加這個重要的商業機構，這是二十年來政府實行萊氏的親華政策的好結果。

差不多每一種職業都爲華僑一手包辦了。

一八六一年的駐官華漢在他的「華僑風俗攷」中說：「差不多每種職業都給華僑獨佔了。他們是伶人，藝術家，音樂家，藥劑師，書記，帳房，工程師，建築師，測量員，傳教士，僧侶，醫生，教員，客棧主人，屠夫，肉販，胡椒及甘密的種植者，糕販，車主，布販，釀酒者，食堂店主，魚販，生果販，船夫，密草者，商人，油販，鴉片館主，當店商，家禽商，米商，船具商，店員，洋貨商，僕人，木材商，煙草商，茶販，勞工，烘麵包者，磨坊主，理髮師，鐵匠，裝釘書者，鞋匠，磚窯匠，木匠，傢俱匠，馬車匠，馬車夫，炭商及燒炭工人，棺材匠，糖菓商，包工與建築者，桶匠，司機人與火夫，金匠，鎔匠與鎔匠，煨石灰者，泥水匠，鑛商，油漆匠，燈籠匠，腳夫，印刷商，鋸木匠，海員，裁縫，鐵鍬匠，相命，挑水，製傘，小偷，乞丐等。」他一共列舉了一百零四種職業。換句話說，星洲社會中差不多每種職業都為華僑一手包辦了。剩下的少數歐人，是官吏及商人，少數的印度囚徒，充當廉價的勞工；還有少數的馬來人，則當漁人及船員。

一八四〇年以前官方披露的華僑人口，雖然只不過是全人口之三十至四十巴仙，但是我們要知道，那時的調查工作是由兩名警察執行的。他們還得担任別的工作，未免會顧此失彼，這些數目是不可靠的。當時華僑人口流動性很大，從祖國來的船隻，每幫載來五六千名「新客」，其間

很多在星作短時期的逗留便又轉移到馬來亞或是印尼去工作了。以後的情形是比較穩定的，在一八八一年，華僑已達八萬七千人強，佔全人口十分之六。一八九一年增至十二萬，等於全數之六十六巴仙。一九〇一年的數目是二十二萬（七十二巴仙）。一九五〇年華僑人數已激增至七八九，一六〇人，等於全數之七十八巴仙了。

在一八四〇年，華僑富商爲數不多，但對社會上的福利、慈善等公益事業，都能熱心辦理，這時從中國到了大批勞工，傳染病很流行，而市內醫藥設備非常簡陋缺乏，僑領陳篤生乃獨捐七千元創辦貧民醫院，造福人民。院址先在珍珠山上。一八五七年印度兵叛變，醫院爲政府徵用，方移到梧槽大伯公去。今之院址，是在一九〇九年建築的，計有開僑陸佑捐資五萬元，黃文德捐款四千，又馬六甲王金爲捐一萬二千元擴充，方有今日的堂皇成就。

在一八五七年，星洲是食用井水的。可是星洲是個海島，地形低窪，食水鹹濁，我僑陳金聲便慨然捐出一萬三千元給政府作爲建築儲水池之用，使星洲得有自來水的設備。這水池在一八七七年方竣工，時陳氏已經去世了。現在在海墘的美麗噴水池，就是政府建立以追念陳氏之功績的。

在政治上，華僑也有相當顯著的建樹。除了担任本地的市委、立委、名譽法官、太平局紳等

職之外，還有胡亞基（別號黃埔）之兼任中日俄三國領事。在國際外交史上，這是一件很稀罕很難得而又是很饒有趣味的事。以後又有陳金鐘氏之爲泰國總領事，後又充任泰國之欽差大臣，被封爲侯爵，替華僑爭光不少。在地方治安上，華僑也盡了很大的助力。譬如十九世紀初期的海盜橫行，政府力量棉薄，華僑便自置武裝木船出外攻擊海盜，屢立奇功，以後政府從英倫調來戰艦，積極剿匪，此患乃除。

我一連串錄下了十九世紀的星洲華僑的光明面目的是要使廿世紀的我們明瞭上一代人的光榮成就。可是，缺點是有的，不過，都能被我們克服了，除了煙酒賭和販賣人口，還有私會黨的械鬥，幸有余有造，陳金聲，陳明水，陳金鐘，胡亞基等人深明大義，每次皆能相率挺身冒險出來勸解，亂事方止。這些缺點，沒有影响到華僑的聲譽。相反地，十九世紀的英人官吏，作家及商人，都在異口同聲地稱讚華僑爲星洲（以及馬來亞）開埠的最大功臣。

星洲第二個駐官克勞福氏在致印度書中有云：「一個華僑，相等於兩個印度人或是四個馬來人。他們不但構成星洲人口的最大部份，他們是最勤敏，最有用的成份。沒有這些寶貴的，勤勞的華僑，馬來亞的天然財富是無辦法開發的。」

檳城之父的萊德士尉譽華僑爲「我們的臣民中間最優良最寶貴的份子。」婆羅洲的白人蘇丹

L. A. 密爾斯在皇家亞洲學會月刊中這樣寫：「如果企圖把華僑開拓本地的偉大貢獻忽略了，這樣的三州府史是不完全的。如果我說馬來亞的繁榮完全得力自華僑之勞力，我是沒有誇大事實的。沒有華僑，單獨的歐人不可能建立三州府的繁華和財富。總而言之，今日的馬來亞是英人的遠大眼光和華人的勞力的結晶品。」他又說，「很多華僑在開荒中暴富起來。可是，在婆羅洲，在緬甸，在香港，在南美洲的英屬哥倫比亞，在加利福尼亞，他們也有同樣的成就。同時，我們不要忘掉，更多的華僑葬身在荒山孤墳中，或是在賭攤上，或是在鴉片床上。」

作家 L. R. 維勒爾在「現代馬來人」一書中說：「我們要向十九世紀的華僑開荒先鋒脫帽。他們最先到馬來亞內地去開鑛，除了深山所遭遇的自然界的危險，還要遭受人爲的壓迫虐待。……」「中國人民是酷愛和平的。在一八九一年，馬來亞的土著人口不上廿五萬。假如中國人有野心，他們只須遣派他們的龐大人口之一小部份，便足以佔吞全馬了。」

在萊佛士圖書館裏，隨便拈起一本關於馬來亞的書籍，它對華僑一定是極備讚揚的，我實在不能把他們所說的都抄下來。可是，讓我再譯一段瑞天威爵士的批評。瑞氏曾爲馬來亞最高專員及星洲總督。像別人，他把開拓星馬的功勞歸諸華僑。他說：「華僑開發了馬來亞的第一座鑛山。他們深入森林，冒着種種危險，以取厚利，荒山瘴氣奪取了華僑的生命。他們不但是鑛業家，